

编剧

丹增

黄尧

司岗里

女人

电影文学剧本

定价: 33.00元

I235.1
/3

黄 尧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司岗里女人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岗里女人 / 丹增, 黄尧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15-2931-1

I. 司... II. ①丹... ②黄... III. 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402 号

书 名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司 岗 里 女 人			
编 剧	丹 增	黄 尧			
摄 影	朱运宽	张 灿	王四代	黄 尧	
责任编辑	赵 虎	刘 苹			
书籍设计	高 伟	陈 旭			
责任校对	马建生	李 林	李寒松	吴莉云	
	吴华娟	张志红			
责任印制	李虹霏				
出 版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装	昆明五彩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5415-2931-1				
定 价	33.00 元				

出版说明

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就要出版了。这个册子包括了两个先后写作，又几乎同时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公开出版的形式推出两个电影本子，这在中国电影大多注重甚至仰赖商业运作，电影的商业机密也随之受到重视的今天，似乎有违时宜。但我们相信：一部电影的成功，虽然包含了商业的成功，但商业的成功显然不能代替电影艺术，乃至思想的成功。其次，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仅只是一种电影初期劳动的成果，成果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这个本子提供了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尽力的，更是坦诚的，这就将此后一切劳动：导演、演员、摄像、美工等置于应有的受到尊重的地位，且预留了创作的巨大空间。如果我们的创作仅仅是纸面上文字堆砌的成果，它理所当然被永久搁置。因此，剧本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这两个作品的真实品质，并借此听到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还有：

一、电影剧本《司岗里女人》创作的源起是：2003年9月30日，丹增召集黄尧、陶春、刘晓耕、王四代等人，提出能否创作一个佤族题材的电影剧本。此前，丹增已前往沧源、西盟等佤族地区深入考察过，感到佤族民族性格鲜明，文化积淀深厚，在历史上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尊严做出过伟大贡献，又是一个至今没有被现代艺术渲染过的民族。他的建议得到与会作家、艺术家的一致赞同。此前，黄尧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世纪木鼓》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陶春编导的大型舞剧《云海丰碑》获多项国家金奖；刘晓耕的佤族歌曲也有广泛传播；王四代是多年从事民间艺术整理研究的专家。

这个组合几乎囊括了对佤族题材有独到见解并有巨大创作成果的专家。会上成立了“佤山”剧组，由丹增任组长，黄尧任副组长，陶春担任舞蹈编导，刘晓耕担任音乐作曲，王四代担任民俗调查整理。10月16日，丹增提出剧本的初步设想，已经包含了《司岗里女人》的主题和文学、舞蹈、音乐的基本元素；19日，剧组完成剧本提纲；2004年2月2日至11日，丹增率领剧组一行到西盟、沧源佤山深入生活，并广泛听取了当地党政领导、干部、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两地佤族群众对拍摄一部佤族题材电影的期待到了炽热的程度。3月8日至4月29日，近两个月，剧组再次深入佤山体验生活。回来后又历时一月，完成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初稿)，舞蹈、音乐也完成相应的结构设计。

二、电影文学剧本《司岗里女人》(初稿)完成后得到各方面专家的一致好评，但随即产生的问题是这个有着神话内容、舞蹈和音乐(歌曲)多种元素，需要巨大的高科技手段支持的电影究竟什么时候能拍？这时，剧组已经在深入生活中得到深切感受并经潜心思考后提出，原先的只搞一个佤族题材的电影的想法可以大胆改变，就是剧组将成束地推出一组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佤山”电影。丹增同时建议：要搞一个近代题材、主题鲜明，但故事性强，适合现代审美趣味，而投资相对较少的电影。剧组耗时一月，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一个人的战争》(初稿)。丹增对剧本的叙述走向、结构、人物设置及性格特征提出四方面的重要修改建议。现在付印的是第二稿（原名为“部落木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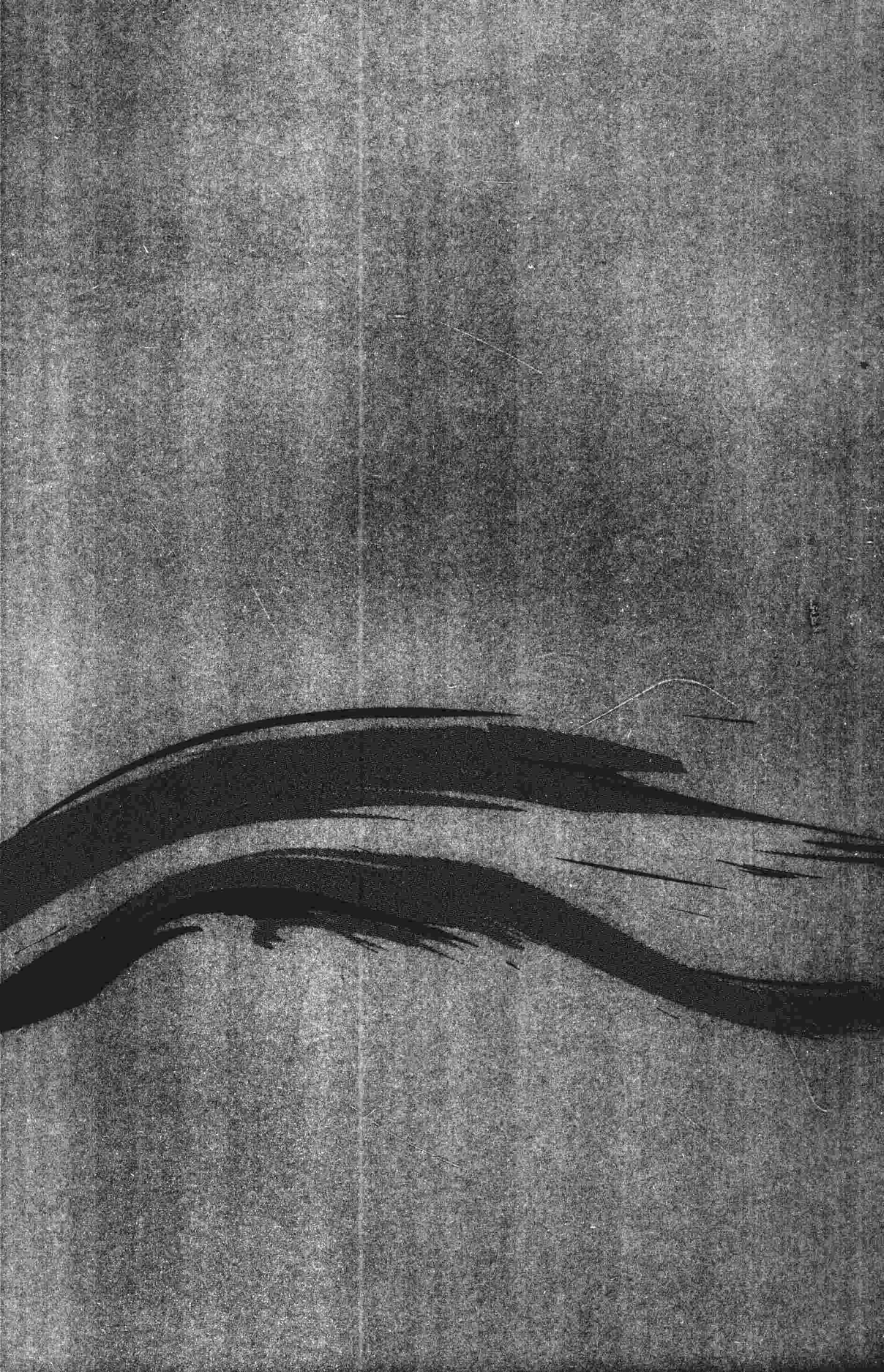
三、《司岗里女人》电影文学剧本在深入生活、集中创作、省内立项的过程中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怀；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晏友琼同志倾心支持，多次对项目实施和运作方式作出重要批示；并得到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和副部长吴贵荣、张德文的大力支持以及省委办公厅三处全体、省委宣传部助理巡视员蒋高锦、文艺处副处长缪开和和其他同志的支持。对于这些未完成的电影（仅是剧本创作阶段）给予热情支持的还有思茅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西盟县全体领导，临沧市和沧源县全体领导，思茅歌舞团、西盟县文工团、沧源县文工团等，在此一并致谢。他们的支持，过去和将来都是“佧山”系列电影成功的重要前提。历时两年，作为一个创作组和项目，运作如何均应有个交代，这也是两个剧本正式出版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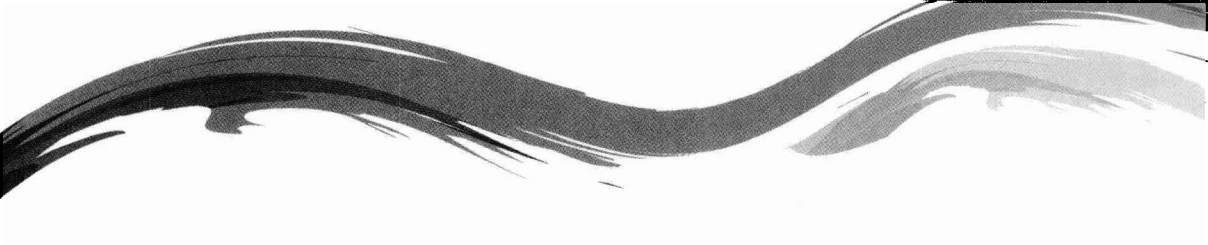
“佧山”剧组

2005年10月25日

3	司岗里女人
82	《司岗里女人》创作阐释
93	一个人的战争
191	《一个人的战争》创作阐释
198	佤族民俗辑要



司岗里女人



序幕

佹山云海。一种在人们视觉里从未出现过的云海。它有着海样的宽阔，浩淼无垠，舒展而自由。它有着银的光泽，闪射着无比耀眼的的光芒。云海翻腾，镜头洞穿云层，在一个银光飞散的隧道中飞快运动，掠过怪异的黛色山峦，掠过垂长的龙竹梢，掠过密布牛角桩的鬼林，突然“撞”在一堵巨大的高耸的崖壁上。

一声遥远的，似乎是来自地底的呼喊声传来，伴随着清晰可闻的、时断时续的敲击声。

崖壁上，赫然满布牛血描摹的崖画。那是一些凝固的幽灵，仿佛经历了漫长飞行栖息于此。镜头停滞在一幅人身图形上，那是一个较其他人形更高大也更逼真，手持长杖，身披羽衣，高冠长翎的长者形象，色彩猩红，似鲜血欲滴。忽然，岩石迸裂，声如山崩，人形凸现，渐大，幻化为阿佹神主的形象。他手中的长杖蹴地有声，山间顿时回响如雷，一种类似唱念的咒语响彻天地：

（《咒语歌——云和女人》）

云絮是岁月的梦床么太阳一出就要跌落喽，
云雨是岁月的眼泪么山风一吹就要飞散喽……

云层顿时飞散。

云霞是女人的彩线么刺藤一密就扯断完喽，
云峦是女人的背箩么哭声一多就背不动喽……

云雾回旋，停滞在一个巨大的被封闭的山洞前。
神主庄严的告诫声，在黑暗中回荡：



只有石头将记忆藏在它的岩缝里，刻在它的纹理中，只有司岗山洞能保护你们幼弱的生命，只有黑暗能埋没痛苦……

神主就要转身离去，突然传来女人临产时的嘶喊声，一只小米雀飞来停在老者的手杖上，唧唧喳喳地叫着，老者吟哦道：

哦，一个女人将要降生了，赐她长长的黑发，能打一千个记忆的结子……

神主复原，山崩地裂，乱云飞涌，但顿时悄然止息。

1. 司岗山洞

“不——不——”一声声人的嘶喊。

黑暗中密集的人群，蠕动着，扭摆着，依魔巴（祭司）的祷告在跳驱鬼的舞蹈。魔巴将一个石钵高举，接住点点从钟乳石上滴下的水，洒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巨大石笋上。就在这些高耸的柱状物群中，一个仿佛祭台的石床上，安放有待产而痛苦不堪的女人。数十个女舞者攀附在石柱上，直到石柱的顶端，她们紧贴柱壁，扭动抽搐，伸展手臂乞求神佑一个新的生命顺利诞生。

司岗酋长，一个相貌威严的男人授予魔巴珍藏的燧石。

一串串石镰打击出的火星，是黑暗的山洞里唯一的光亮。火星落在粘满油脂的兽骨上，蓝色的红色的橙色的火焰跳动着，照亮了岩洞高高的穹顶，照亮了疯狂舞蹈的人群，将一组一组舞蹈的人影投射在巨大的石壁上，也照亮了那个待产女人膨大裸露的腹部和她因嘶喊扭动而痛苦不堪的面容。

一个小男孩贴近那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平视的目光充满同情、惶惑与恐惧。

小男孩的一只手伸向女人汗湿的额头，用手指梳理她垂下的湿淋淋的黑发……

魔巴念着语意含混的咒语：“神主，流血没有声音，呼喊不能摇撼山石，黑暗已经吞噬了太多的痛苦，就要胀破，就要撕裂，诞生的只是又一个不幸者，让我们走出这没有时与光的山洞吧……”

洞外，一只小鸟穿绕在巨大的岩壁间，停歇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

岩壁上的人影愈来愈疯狂地舞蹈，司岗酋长挥舞着石斧向石壁劈去，石斧粉碎。更多的石刀、石斧敲击石壁……

女人愈来愈剧烈地嘶喊……

这一对比的节奏仿佛要将山洞轰毁，在瞬间化为齑粉……

突然，舞蹈的人群，像蝼蚁一样密集的人群，所有动态在瞬间凝固，人们都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响：

“橐！橐橐！橐橐橐——”

因痛苦而麻木的人们一起将眼光转向山洞的穹隆。

魔巴蹴击石板的杵杖僵持，石柱上的女人向更高的洞顶伸出了手，声响似乎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渐渐清脆悦耳，穿透了所有人的心，那反弹的声音在山洞回旋，火焰也随之跳跃……男孩走过去，走到那声响发生的穹顶之下，仰视着、等待着……

小米雀在坚硬的岩石上磨它的喙，凿起的石渣飞溅起来。

“橐橐橐！橐橐橐！”

突然，山洞穹顶上，一小块岩石落下，落在小男孩的手心里。

“橐橐橐！橐橐橐——”

小米雀每每磨过它尖长的喙，就更加奋力地开凿岩石……

洞里，巨大的钟乳石摇晃，巨大的石柱摇晃，临产女人的腹部剧烈动荡，人群颠倒，翻滚，无法自持。小男孩却始终仰望着穹顶，将他高举的双手掬成小窝。

突然，“叭——”清脆的迸裂声里，又一块小小的岩石从穹顶坠落，落在孩子的手窝里。随着这岩石坠落的是一种炽白耀眼的东西，那岩石就是在这柱状的强烈刺眼的空管里落下的！孩子痴呆了，他伸



手掸一下，那炽白的东西落在他的手背上，魔巴用牛尾砍了几下，那白亮的管子不断，刹时，慌乱惊恐的人群第一次那样清晰地看见了彼此——光，第一次照亮了司岗！再看那穹顶，一个指头大小的洞正透着光明！

这是旷世的空寂与漠然。

人们向上攀爬，小男孩勇敢地将眼睛贴上小洞，接着有更多的人将一只只眼睛贴在小洞上。

洞外，无际无涯的浓绿，高大的槿棕树托擎着齿形的长叶，树蕨伸展着羽状叶扇，五彩斑斓的鸟儿自由飞翔，高大壮硕的巨兽信步优游，奇异夺目的鲜花一簇簇开放，大片的阳光像车轮在绿色的草原上滚动，流水像一匹匹锦缎缠绕山峦……小米雀凌空扇动翅膀，召唤着人们……

“哦哦哦——”人们欢呼，剧烈地躁动，向穹顶攀爬，堆叠的人塔轰然垮下，女人以长发缠绕，男人以手臂连接，再次堆垒直达洞顶，人们用十指，用肩臂，甚至用头颅撞击岩石，但只有少许的岩块剥落，更多的光亮照见血与隆起的肌肉和扭结的人体。魔巴颤抖着，咒语仿佛沸水，在人群那里化为激昂的号子：

“司岗里——哈——罗司空呃——嘿哟——”

“司岗里——哈——罗司空呃——嘿哟——”

号子声掩盖了临产女人痛苦的呼喊，小男孩在洞顶投射下来的强光里看见了女人身下流淌的殷殷鲜血，他睁大眼睛，惊愕得浑身颤抖，这个女人就要痛苦地死去了，她的身子浸泡在血泊里。孩子突然飞跑离去，牵来一头壮硕无比的水牛，他将他的脑门抵在水牛的两个犄角间，摩挲着巨牛的脑门心，然后向它默念一句什么，接着他翻身骑在水牛背上，此刻，人们纷纷散开，水牛在孩子的驱策下，大吼一声向洞顶的斜坡冲去，“轰”一声，水牛的犄角撞裂了岩石……

小米雀惊飞。

司岗在一片隆隆回响的震荡里，洞顶坍塌了，碎石翻滚，细屑如雨，透过厚厚的弥漫的尘沙，洞口豁然，强光，如同千万箭簇飞射进来！

一脸尘土的司岗酋长（男孩的父亲）托起男孩，向魔巴说：“在你

的牛尾上打上一个最大的死结，我的三儿子在阿伧创世的苦难中成为了英雄！”随即大喊：“我的族人，司岗里——”

人们喑哑的号子声瞬即变为激昂的欢呼：

“司岗里哎三木罗——哎罗司空呢——司岗里哎三木罗哎——罗司空！”

在一片欢腾中，人们向山洞口涌去，争相夺路狂奔……

刺眼的光芒覆盖着赤裸的向上蠕动的人群，这是一条人体的河流，一座向光明喷涌的人体的火山，叠压、挣扎、撞击，不竭地向洞外的光明地带流泻……

酋长将男孩推上了男人肩膀搭成的人梯……

牛群、猪、鸡、狗——一切与人类伴居的畜禽涌出山洞……

最后是惶惶飞离的斑鸠、喜鹊和犀鸟……

鸱鸢振动翅膀飞出山洞，瞬即翱翔在天空……

大地在筛动。

那翼下猎猎震响的声音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临产女人的呻吟传来，她捧着沉重的腹部，向洞口爬行，刀刃般的尖石割着她的脚，她跌倒了，她的嘶喊声顿时显得空寂、绝望而微茫……

大地依然在震荡。

接着，强风从空穴中生起，女人那血泊中的黑色长发鼓动、飘扬，向洞口的光明飞去，黑发扭结蠕动，波浪般起伏，突然，黑发无声地平服了，从洞口向外铺成一条柔软的道路……

“哇——”一个女婴的哭声，微弱得令黑白两分的山洞一颤。

“呱呱——呱呱——”女婴哭声渐次洪大，突然宇宙显得荒寂，惟有这哭声穿透大地、山林、河流，久久回荡……

大地震动不已，司岗山洞口，擎天的神木倒塌了，细碎的枝桠腾空飞起，更多的树木连根翻起，大地久久震荡……

2.走出司岗

已经尾随人们走出司岗的三木罗（小男孩）听到了女婴的哭声……

更多的向光明地带狂奔的人们听到了大地的震动，他们被接连的筛动掳倒，但奔跑没有因此止住。三木罗的父亲，司岗酋长奔来了，身边是他的两个哥哥。

酋长抓住三木罗的手臂，三木罗让父亲谛听，但酋长的耳根在流血。

三木罗侧耳，转身，那哭声近在耳畔：“哇——哇——”

三木罗：“父亲，你听——‘哇哇哇’——她在呼唤她的族人！”

失聪的司岗酋长艰难地转动他流血的耳朵：“我们生来就叫‘佉’（哇）！”

小米雀飞来，剧烈地扇动着翅膀，三木罗撇下父亲向山洞跑去。

洞口，倒塌的神木支成一座“桥”，越过嶙峋怪状、刀丛般的岩石，一个赤裸裸的女婴在树干上爬着，爬着，她身下是母亲黑缎似的长发……

她张望着洞外的世界，瞬间，太阳在她娇嫩的皮肤上镀上了黑釉般的光泽。

小米雀引来了三木罗，男孩摇摇晃晃抱起女婴，神木之下是湍急的河流……

3.逐兽圈地

冲出司岗，撞向莽野，但显得杂乱无序而恐惧的人群与猛兽遭遇。